

西遊記

若谷



張若谷：西遊記

(一) 腳踏車的城市

第一次踏進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登的市街，最使旅客注目的，是滿街飛跑的腳踏車。

阿姆斯特丹登有北方威尼斯的別稱，有不少河流貫穿全城，從清碧的河水上，反映出許多紅磚古屋的倒影，非常悅目。

街道上很少汽車，到處祇看見騎腳踏車的人，川流不息，穿梭行人叢間。在這裏唯一便利而又經濟的交通利器，就是腳踏車，而且喜歡騎腳踏車的多半是女人，因此給街頭點綴了很愛嬌的景象。

初到荷蘭觀光街頭風景的外方旅客。都容易發見阿姆斯特丹登的少女們都生有很健美的腿膀，她們爲了有騎腳踏車的習慣，腿部發育得更形堅實，荷蘭女人對於足部的

修飾不亞於巴黎的女人。

在唐拉克 Daanrak 咖啡館門首空場前，這裏是荷蘭京城大動脈的熱鬧地段，常常坐滿許多衣冠整齊的紳士先生，很有閒地舉杯喝麥酒。比利時人和荷蘭人都有共同特殊的嗜好，他們喜歡坐在咖啡館的門口喝麥酒。他們可以經過二三個小時的長久，一面喝酒，一面欣賞卡凡司德拉 Kal Verdracht 大道上，來往如梭的騎着腳踏車的美麗女人。

但是他們注意的不是女人的臉容，他們都睜着飢渴的眼睛，向着兩個車輪中間一雙雙閃動的玉腿，發生種種非分的幻想。

(一) 真是一座貞節城嗎？

到了黃昏電燈放光時分，我在阿姆斯特丹登各條熱鬧的街道，獨人徘徊散步。我打算在人行道上的女人羣裏，觀察荷蘭娼妓拉客的情況。可是我的計劃失敗了，在熱鬧

街市行人擁擠的地方，我從沒有發現一個可疑的女人，像在巴黎或白露塞所習見的那些沿路拉客的娼妓。

我放開脚步大模大樣地走到唐拉克咖啡館中去兜了一個圈子，特別留神注視那些獨坐一隻小桌前的女人們。我故意放重脚步，或者望她們瞥視一下，可是她們都神色鎮定，若無其事地老坐在那裏。有幾個祇聳聳肩胛，還有幾個嘴裏却噁哩咕嚕說着我聽不懂的說話。看她們的表情，都像是很正經的女人。

真是咄咄怪事，阿姆斯特丹難道真是一座貞節的城市嗎？這裏是沒有娼妓的嗎？像這樣一個近海口的大都會，居然會使娼妓絕跡，豈不是一個奇蹟？

可是我心中終有些懷疑：暗想莫非娼館是設在指定的特別區域，我不妨自己留心去獵尋。在阿姆斯特丹登我一個熟人都沒有，去向誰打聽好呢？去問警察吧，第一我說不來荷蘭話，而且像這樣的事件，我也不敢胡亂問詢，最好的方法，還是回到旅館去問那個會說法國話的茶房。

那個狡滑的茶房，靈着眼睛回答道：「先生，你要找尋的地方離開這裏近得很呀，就在旅館後面的河攤一帶。」他指着牆壁上掛的一張荷蘭京城地圖，告訴我應走的路線。

(三) 誘惑人心的櫥窗

特別區便在靠近碼頭的一帶，離開旅館不遠，那邊都是破舊的陋屋，出入其間者，多半是船上的水手，各種國籍俱全，有黑人，有××人，有印度人，……

在 Geldersche Kade 路上，我給一個奇怪的櫥窗吸引住了，站停了脚步。這是一家商店模樣的臨街櫥窗，外面裝着一方厚玻璃，櫥窗中陳列着幾個坐墊和氈氍，氈氍上橫陳一個有骨有肉的活女人，身上祇披一條透明的輕紗，袒裸出她的胸腹，很慷慨地給路人欣賞她身上的線條美。兩隻腳穿上一雙黑絲襪，黑白相映，格外襯出她白玉般的腿膀。多麼別緻的窗飾，原來阿姆斯特丹登的妓館是這樣地公開的，無怪當局者要

行取締，祇准開設在冷僻的地段。你們別忘記，荷蘭還是一個女皇的國家哩。

我正站在窗前出神，那個半裸體的女人，輕輕叩擊玻璃窗，嫣然向我微笑。她做個手勢，招我進去，而且做出一種異常肉麻的姿勢。我看得渾身難過，離開了這個櫥窗前行，走不到十分鐘工夫，又是一個陳列人體的櫥窗，呈現在我的眼前。

這一家妓館望上去似乎比較剛才一家還要大一些，因為在櫥窗中陳列有兩個半裸體的女人，一個是半蹲在坐墊上作紙牌戲，還有一個，仰身斜倚在氈氍上，從容地抽着紙煙，他們兩雙妖媚的眼睛，不時向路人送着誘惑的秋波。

(四) 地下的賣淫窟

在靠近一條河岸邊的新奧老夫 *Sint-Olofsteeg* 路上，有幾個荷蘭的娼妓，在那裏徘徊散走。她們知道我是一個異方的旅客，她們試用各國的言語和我週旋，先用英文，繼用法文，德文，有一個竟會用日本話和我搭訕頭，阿姆斯特登的妓女，都有做外

交官及外國軍官情婦的資格，許多國際間諜們，是常常利用她們探刺敵國情報的。

在新奧老夫路一帶，地段很冷僻，房屋也都是破舊不堪，這裏看不見那些誘惑人心的妓館櫺窗了。可是我却又發現了一種地下的賣淫窟。

在一家貧民式的住家門口，門戶是半開半掩，可以看見一個五六級踏步的小梯，是降通地下一小室的。站在街路上，可以從容窺見內部的佈置。一間張滿五光十色布幔的地下小室，中設一隻沙發，鋪陳許多柔輦的墊子，一盞強烈的紅色電燈，把小室四週，照耀出非常富於刺戟性的色彩。

門口倚着個醜老婦人，她是這地下室的女主人，她是專門接待路人去問津的，她操着不規則的英國話，歡迎我進去參觀。

我躊躇了一會，要進去收集材料嗎？我想犯不着，因為在外面不是也可以看清楚內部的一切嗎？

(五) 台基式的小客棧

在荷蘭阿姆斯特丹登，有一條狹窄的小路，叫做華爾摩街 Warmcestraat 的，那邊常聚着一羣衣服襤褸的頑皮孩童們，每天發生相罵打架，吵鬧不休。小街兩旁，開着幾家台基式的小客棧。

我走過這一條街時，恰巧看見有一對工人模樣的男女，他們走進到一家客棧中去，第一層樓上的窗間，電光開亮了，窗口的鐵欄杆上，掛着一方半乾的抹布，一對野鴛鴦已經進到房裏了，女人拉合了兩重的窗簾。不到數分鐘後，窗簾打開了，伸出一只手來拿取那一方正在吹乾中的抹布。

五分鐘後，那幅抹布，又掛到窗口上來了。

許多旅客說，荷蘭是一個清潔的國土，荷蘭人民，不分男女，都有潔癖。街道整潔，住家室中的地板，每日常加掃洗，外國人到荷蘭人家去的時候，都不敢把鞋底下

的泥土去踏污地板。荷蘭的人，都喜歡穿木屐，也是爲了要保持清潔的緣故。

但是從那一天起，那家小客棧窗間的抹布，突然給我一個極深刻的惡劣印象。這幅抹布，一夜中不知道要經過同一臥房中多少的人使用，這是多麼不衛生而又污穢的東西啊！

(六) 隱秘的酒吧間

在阿姆斯特丹登，有一條街道，叫做紐文狄克 Nieuwendijk 的，是百戲雜陳的所在，那裏有：戲館，電影院，音樂場，跳舞場，和酒吧間。其中以酒吧間的布置，最富於神祕性。

每一家酒吧間，都裝有雙重的門戶，推進第一重門時，有第二重門掩着，看不見內部的情形，玻璃窗內，又垂掩有很厚的呢簾，在這種酒吧間裏，究竟藏有什麼不可公開的東西，而欲這樣謹慎地關閉起來呢？

爲了激於好奇心，我衝進了兩重門，滿想一飽眼福。但是，事情有大出乎我的意外者……這原來祇是一家很普通的酒吧間罷了。沒有一些祕密，更沒有什麼需要掩藏起來的東西。

座中有幾個很和善的上等人物，幾對怨男癡女，和幾個兵士，那幾個丘八，大約都是過了歸營時間在這裏守夜等天亮的。他們都很虔敬地傾聽音樂隊演奏流行的時調小曲，每罷一曲，他們個個鼓掌，鼓勵樂師們再接再厲地吹打。

這裏真是一個古怪的地方，在特別區域內，賣淫的女人簡直可以公開陳列在街頭櫺窗裏，但是家庭式的男女聚歡飲酒，倒反而要躲在雙重門的後面。荷蘭又不是一個禁酒的國家，荷蘭人的豪飲是世界有名的，我真打不破這個啞謎。

在阿姆斯特丹登，家花不及野花來得自由！

(七) 陌生女人的微笑

溫克爾 Winkels 咖啡館，是阿姆斯特丹登城中最貴族化的一家，布置裝飾，異常富麗，桌椅舒適，管絃樂隊演奏高尚的樂曲，座間都是衣冠整潔的紳士及淑女們。

在特別區域看見了那些不堪入目的賣淫窟窳以後，我很失望地仍舊回到卡凡斯德拉熱鬧的大街上。我走進溫克爾咖啡館，叫了一杯 *Mokka* 和幾樣糕餅。我方坐下不久即發現在隔鄰一隻小桌前，坐着兩個女人，她們兩雙秋波老是釘住着我。

真是奇者怪也！我心裏暗自猜想，這或許是出於我的誤會，她們雖注意看我，或者完全是激於好奇心，沒有什麼其他的用意。但是她們又向我嫣然笑起來了，我旋過頭去看看背後有什麼吸引她們的人物。在我背後，祇有一根柱子，一隻陶盆，和一株小棕櫚樹而已。那末她們當然是我這個東方旅人當她們的對像了。

我便也注視她們，看她們有什麼表示，這兩個陌生的荷蘭女人，其中有一個竟然做起媚眼來了，於是我的疑竇也完全解答明白了。

我初到荷蘭時所觀察得的印象，完全錯誤了。原來阿姆斯特丹登，並不比其他各國

的城市更來得真潔，也是一個充滿罪惡及淫慾的人間都會。

(八) 從荷蘭飛到德國

從荷蘭阿姆斯特丹登城乘飛機，約二小時半，即可到達德國的漢堡。

從飛機下矚北方威尼斯的最後縮影，那些縱橫貫穿街市的河道，像是用銀絲結成的網一般。別了！阿姆斯特丹。

我乘的飛機是德國 Luft-Hansa 航空公司中的，沿着 Zuiderzee 海岸飛行。先經過 Wildeshausen，是荷蘭最重要的無線電站。當機身超出地面一千米突時，俯看地面上的汽車，微小像昆蟲一般。不久，我們升到雲堆的上面，好像進了另一個世界。我旅行歐洲的動機，是要觀察都會的風光及人間的罪惡，平日耳目所接，都是富於人間味的景像，如今一朝遠離開了娑婆世界，在天國中遠走高飛，未免覺得有些孤寂的心境。

我是有生第一次坐飛機，第一次蕩漾在無邊無際的碧空中。飛入了雲海，高出了雲山，還是望着光明的高處飛去。我幾乎忘却了世界的一切，忘却了人間的一切。這個時候，我身雖凌荷蘭及德國北部的天空，不知怎樣地忽然牽念着從飛機上摔倒在地下的詩人徐志摩來了。同時還記起他生前的這幾句話來了：

「飛上天空去浮着，看地球這彈丸在天空裏滾着，從陸地看到海，從海再回看陸地。凌空去看一個明白，這才是做人的趣味，這皮囊要是太重擲不動，就擲去它，可能的話，飛出這圈子，飛去這圈子！」

(九) 德國第二大都市

飛機從阿姆斯特丹登出發，一小時半後，即飛過荷蘭的邊境，德國北部的幾個城市，如 Nordhorn·Lingen·Cloppenburg·Wildeshausen 等都在我們的腳底下先後過去，我真像在一張廣大的地圖上，凌空散步一樣。

偶憶故詩人鄒翰飛有詩句：「男兒墮地非凡庸，不敢雌伏窮蒿蓬，絕裾掉首出門去，飄然天地飛冥鴻。冥鴻展翅入雲際，俯視下方眼界空，曠覽八方小於笠，中邦一點蒼煙中。海外山川任遊歷，雲波萬丈盪心胸，匡廬太岳視糞土，山程水驛途難窮。」這不啻是繪寫我當日凌空飛遊的情景。

中途飛機在白蘭姆 *Breme* 一度降落，接引一個旅客，一刻鐘後，我們又飛上了天空。

一小時後，我們在愛爾貝河下流，看見一座很大的城市，工廠煤煙薰天，海港泊有蜻蜓般的輪舟，在許多灰色的建築物間，隱約可以辨出青的園林，和銀色的湖沼。這就是德國的第一個商港漢堡，牠是德國第二個大工城，也是世界上有名的一個大都市。

漢堡共有入口一百十五萬人，全國工商業都蒼萃在這一個大城中。街道廣闊整齊，不亞於德京柏林，鐵道電綫密如蛛網，工廠林立，早夕機聲聒耳，是一個銅鐵機械

的世界。

(十) 近代的巴比倫

德國人都有盛大的愛好，他們從不做一件半途而廢的事情。漢堡，是一個巨大的怪城，也可以算是世界最大的享樂場所的中心。

在漢堡，有一個地區叫做聖保黎 Saint-Pauli 的，其廣大等於是一座城市，這是德國淫業最興盛的一個人肉市場。妓館，酒店，戲院，林立街頭，即以淫風熾盛著名世界的法京巴黎，也不能望其項背。漢堡城中的聖保黎區，等於是二十世紀的巴比倫。

巴比倫是古代一個荒淫無度的國土，在基督教的舊約聖經上，常常可以看到關於巴比倫的記載。

「巴比倫素來是耶和華手的金杯，使天下沉醉，萬國喝了他的酒就顛狂了」。

耶利米書

「巴比倫素爲列國的榮耀，爲迦勒底人所矜誇的華美。」（以賽亞書）

「耶和華說，我必使巴比倫的海枯竭，使他的泉源乾涸，巴比倫必成爲亂堆，爲野狗的住處，令人驚駭，嗤笑，並且無人居住，他們要像少壯獅子咆哮，像小獅子吼叫，他們火熱的時候，我必爲他們設罷酒席，使他們沉醉，好叫他們快樂，睡了長覺，永不醒起。……巴比倫因耶和華所要降與他的災禍，必如此沉下去，不再興起，」（耶利米書）

讀舊約時對於古代巴比倫所憧憬的一切荒淫情景，在二十世紀的今日，又復現在漢堡城的聖保黎區了。

（十一） 街頭不良少年

聖保黎，也可以譯做「勝巴黎」，每到夕陽西墜，喝得醉醺醺的漢堡人士，和來

自各地面有笑容的外方客旅們：都成羣結隊，擠到這一個近代的巴比倫城裏。在這裏的夜生活，從黃昏開始，要一直延長到第二天的拂曉，東方吐出魚白色的時候才告終止。

在 Reeper-Bahn 的人行道上，幾百個娼妓在行人叢中勾引獨身的步行者。你走不到十步路，便有一個女人過來和你搭訕，有時候會給四五个女人，把你包圍起來，形勢洶洶，比在上海四馬路及三大百貨公司前的野鷄，還要更來得窮兇極惡。這許多散滿街頭的娼妓，年齡高下不一，從未成年的雛妓起，一直至四十五歲的老婦人為止。而且還有許多無恥的少年，常在人堆裏，暗地拉你的衣袖。你們不要忘記，德國是一個好男色的國家。在日本稱爲「色男」，法國人稱做「白嘴」Blanches-Becs 中國人所謂「相公」或「兔子」一流的不良少年，在漢堡可以算一種特產。

在巴黎更有一種妖形怪狀的不良少年，他們都是男扮女裝，專取媚於一般中年的男人。這種變態的人物，在歐洲無論那一個大都市中都有，不過大半都是藏匿在隱秘

的場所，不像在德國的漢堡，可以在街頭公開拖拉行人。

(十二) 酒店中的隔離室

在聖保黎，到了晚上，許多酒店跳舞場的電燈招牌，耀人眼簾，最大的一家叫做 Trichter，在那裏充滿着狂野的雲圍氣，男男女女，可以無拘無束地跳着各式的舞姿，在爵士音樂聲中，各色人等，摟抱着國際化的德國女人，跳着狐步舞和却爾斯登。離去 Trichter 不遠的地方，Zillertal 打開着一扇大門，歡迎你進去光顧。這是一家麥酒店，他們的 Pilsner 啤酒，大可一試，招待都是年輕美貌的女人。不過音樂的聲浪，太是粗暴，震耳欲聳，使人發生不快的感覺。

在 Reeper Bahn 一帶，有幾家酒店的玻璃窗上，標出內有「隔離室」的字樣。這就是告訴你，店中另設備有祕密的特別小房間。你在裏面，可以任所欲為，決不會有人進來打擾你，玲瓏乖巧的女招待們，她們都會很週到地侍候你，慫慫地勸你喝幾

杯麥酒，或萊茵酒。

有一家叫做「馬尼姑」Monico的，在牆壁上畫着許多淫穢不堪入目的圖畫。畫中繪的是海濱男女野合的情景。

在另一家酒店中，店主爲了要招攬主顧，特地用了一班女音樂隊，吹打的女子們都穿了單薄的浴衣，這些輕薄的女吹打手們，個個打扮得妖形怪狀，她們最能獲得主顧歡心的方法，就是休息的時間，到你桌前來獻殷勤，若使你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她們會放出誘惑的手腕，勾引你到「隔離室」中去滿足你的慾望。

(十二) 表演武術的女人

一九二七年前，在聖保黎有過一種技擊的女人，她們都有健美的體格，和強壯的肌筋，互相撲逐爲戲，或兩人表演拳術。這些女健兒們，逢到受創的時候，眼睛或臉部弄得腫紅，很容易受到看衆中崇拜者的深厚同情。於是便有自命爲英雄的男人，挺

身過去慰問，陪送她到附近的旅館中去，或者在競武場特闢的密室內，加以撫慰。

漢堡的警察局，從前是默許女人們表演這種技藝。但是到了後來，發覺得這些女健兒們常常做出許多無恥的行爲，於是從一九二七年，下令嚴行取締，禁止女人表演技擊的武藝。

女人撲擊的遊藝雖已明令禁絕，但是在今日的漢堡，在聖保黎，還是盛行着一種女人的跑馬會。在[Reeper-Pa-hn]一帶，共有兩三處跑馬場，其中最大的是叫做「漢堡跑馬場」[Hippodrom Hamburg]。

我曾經觀光過「漢堡跑馬場」，一進門，先有一條裝飾着五光十色圖畫的走廊，在走廊的盡端，揭起彩色幔布，就可以看見一個圓場，場中有三個女騎士和兩個男騎士。在場的四周，放着許多白布的小桌子。在靠近帳台的一邊，有一條長橙，並坐五六個年紀很輕的女人，在大廳中，已經有四十多個看客，大半都是英國人，德國人與美國人。

(十四) 漢堡跑馬場

我走進到「漢堡跑馬場」中後，便有一個作鄉姑裝束的胖姑娘過來侍候，我揀定了座位，吩咐來一杯啤酒。在跑馬場中，散佈着一種難聞的馬糞臭氣，但是仍舊阻不住一般看客的雅興。在我旁座，一個矮胖的青年，腦蓋剃得很光滑，面頰垂着豐厚的肉，舉起一大杯的 Kalteplate 正在鯨飲，顯出一種樂不可支的神情。

管弦樂隊的指揮長，在音樂指揮壇上，掛起一張招紙，上面寫的是：

「急步 Gallop · 1 馬克」

於是三個女人和一個男人，同到場中，揀選他們的馬匹。這幾個女人下身都穿騎褲，粉紅色的短裙，極容易迷眩觀衆的眼睛。其中有一個黃金髮的胖女人，上身祇帶一個乳罩，你們可以想見她在馳騎時有怎樣的姿勢了。

樂樂聲起，四匹馬開始繞兜圈子。在我鄰座的那個胖子，手裏把着酒杯，嘴裏銜

着半段臘腸，望着那個戴乳罩的女騎士做傻笑。

那個黃金髮的胖女人，也似乎有意又像無意地，每次經過我們的前面，她把胸部用力地顫抖，她騎下的那頭畜生，也似乎特別興奮地跳躍一下。

(十五) 請給我一枝香煙

在跑馬場中央，一個穿制服的馬夫，手執皮鞭，抽鞭作聲，以刺戟馬的神經。但是，在事實上，他還給觀眾及馬上的女騎士以一種更大的刺激。馬蹄得得，在馳騁時候，把場中的沙土及馬糞飛揚起來，散在大廳的四角。我的黑衣服上沾了幾點泥土，在我面前的啤酒杯中，也飛進了許多沙泥，這是多麼佳妙的一種旨酒呀！

音樂忽然停止了，馬也自動地站住脚步，男女騎士從馬背上跳下來。觀眾們很快樂地拍着掌表示讚歎。

在我座旁的那個胖青年，對着胖姑娘作微笑，招她就座。她很知趣地坐在他桌前

。她也叫了一大杯的 Kallo Platte。其餘兩個女騎士，也陪她們的「知心客」去飲酒了。

在靠近帳台邊，有一個女人，獨自坐在長橙上，她不時向我作微笑。我正對她發呆，她已經踏出輕盈的脚步，走到我面前來了。

——你肯賞光給我一香枝煙嗎？她很有禮貌地問我。

我就打開香煙盒子，她取了一枝「巴却利」Batschhari。

——你有自來火嗎？

我便給她點着了香煙，她稱謝一聲，又回到長橙上去坐了。

(十六) 這回她拒絕了

這個向我要香煙的女人，身材很苗條，若使頰部稍豐腴些，她是場中最美麗的一個了。

不到一分鐘後，她又走到我的面前來了。

——准許我叫一杯咖啡嗎？我點點頭，做個手勢叫她坐在我的桌旁；

——小姐，由你吩咐好了。

——謝謝。

她便喊那個女招待道：

——貝爾大，eine Tasse Kaffee（來一杯咖啡）

那個胖姑娘過來了，她問：Mit Kuchen？

我的女胖旋過頭來問我：

——我還可以要一份蛋糕嗎？

——請便吧。

我重新打開香煙盒子，請她抽煙，這一回，很奇怪的，她拒絕了。

——謝謝，我不喜歡抽煙。我要找一個和男人談話的機會，我就問他要香煙，否

則我是不抽煙的。而且，我從不把香煙從頭到尾抽完，除非那個男人屬意於我，否則我當把未抽完的煙投丟到地上。

她這樣坦白的表白，使我聽了頗感興味。

(十七) 禁娼的德國

我的女伴，忽然做出親熱的樣子，握住我的手，注視一下：

——你帶了一隻指戒，你已經結婚了嗎？

——不，這是我的訂婚約指。

她輕輕地嘆了一口氣道：

——我呢，是已經結過婚的女人了。我和一個漢堡本地的青年，過着一年半的「同居」生活。我們同住在旅館中，我給他燒飯，給他洗衣服，到了後來，有一天，他遺棄我了……

——噢！據我所知道的，在德國是禁止姘頭制度的。在你們國土中，不是有很嚴厲的法律叫做 *Kuppeler* 的，專門是判禁不合法的男女結合的嗎？或者已經取消了
吧？

——不，自從當局實行禁娼以來，對於這條法律已經不像從前那樣地嚴厲了。

——德國已經禁娼嗎？

——是的，已經實行兩年了

——那麼，在德國還有公娼館嗎？

——都已封閉了。

——真有這回事？

——至少法令是已經頒布兩年了。

(十八) 風化警察局

在德國，關於取締男女非法結合的法律，比其他的歐洲文明國家更來得嚴厲。若有男女姦情或姘居案件發覺，不但男女雙方要受懲罰，家族保讓人，房東，或旅館的主人，也都有罪。譬如有一個做母親的女人，把她的女兒留在家裏，讓她和一個青年男人同在一起，即使是在白天，祇有幾分鐘的時間，那個婦人便要受法律的制裁。

關於這種妨害風化案件的處罰，是很厲害的，案情重大者，往往須拘禁數年以上。因此，在德國，要帶一個情婦到旅館去姦宿，是十分困難的一件事，所以有許多的野鴛鴦，常常便喜歡借公園及森林，作為幽會的地方。

也有聰明的旅館老班，他爲了避免麻煩起見，每見有一對野鴛鴦來，常叫他們各開一個房間，在這種旅館中，特闢有雙連的房間。在事實上，男女兩人，到了晚上，仍可同居一室。若使不幸給巡查的警察發見了，祇有一對同房男女須送將官裏去，旅館的主人，是可以不負責任的。

但是這種法律的條文，並不適用於賣淫的娼妓，在德國有所謂「風化警察局」

Sitten-Kontrolle 的。當局者和一般的娼妓都有默契，在指定的地段，娼妓們可以領帶她們的客人，同到旅館中去投宿。這種指定的旅館，都先要向風化警察局登記，領取特別執照，然後可以收容一般臨時結合的夫妻。

(十九) 最後一個指環

我聽見那個向我要香煙和要咖啡的女人，說得一口流利的法國話，她說起話來很爽直，我激於好奇心，想我就告訴她，我是一個新聞記者，要她告訴我關於她的生活狀況。

這個可憐的女人，朝我打量了一番，她毫不躊躇地回答我道：

——自從我的男友把我遺棄以後，我已經有幾個月一個人度日子了。他託辭到他家鄉去旅行，但是一去不復回來。現在，我是陷於窮困的環境中，每晚到這裏來物色幾個慈悲的客人，陪他們到旅館去，換幾個馬克，這真是無可奈何的一種方法。……

若使碰見像你這樣的客人，那是最幸運的機會：但是平日我所送往迎來的，都是水手，醉漢，粗人：多麼難堪的生活呀！

——爲什麼不找點事情做呢？

——找事嗎？如能找到事情倒也罷了：可是不容易有機會呀，在德國到處有大批沒有職業的人，：即使有了賺錢的方法，你看我所操的悲慘的職業吧，收入很少，難於維持生活：女人太多了，男人太少，如何辦法？今天早上爲了要吃一頓午餐，我不得不把我的最後一個指環，放到 Pfandhaus 長生庫裏去了。

(110) 馬上仰跌的詭計

這個時候，音樂又抑揚有致地奏演起來了。音樂指揮壇前，換了一張招紙，上面寫的是：

[TRABSOPIGS]

兜一個「快步」的圈子，要比兜一圈「急步」便宜半個馬克，我的女伴執住我的手臂：

——請你給我五十個分尼吧。

我給了她一個馬克。

——等一會再見。

她就走到場中去，揀了一匹白馬，裝上了鞍子。音樂換了調子，馬就開始奔跑。她穿了一條很短很窄的裙，馬跑得快時，常常露出她的腿股，她却並不加以掩藏。她每次經過我的面前，終報我以微笑，他是以知心客人，把我看待了。

等到一曲既罷，有一個女騎士在跳下馬的時候，踏空了馬鐙，偶一失足，仰天跌了一個筋斗，她張開了兩條腳腿，露出了裙下的部份。於是全場爆裂出一陣嘩笑的聲音，這一幕活劇，據我看來，是她們故意作做出來博取觀眾歡心的一種詭計。

我的那個女伴，也走過來了，她拍了一下我的肩胛，笑咪咪對我說：

——還有餘下的五十個分尼，可以給我再騎一次馬嗎？

——好的。

(二一) 駕馭男人的女人

等到跑完了第二次快步後，那個女人又坐到我的座旁來了。我就說幾句敷衍她的話道：

——你是一個很好的騎師。

——你覺得我的騎術不錯嗎？

——好得很，而且你有一雙美麗的腿。

她聽見這句恭維的話，便橫過身體來。輕幽幽地對我說一句我聽不懂的德國話。我並不作答，我就叫那個女招待過來算帳。我的女伴，露出憂愁的眼光，問我道

——你要走嗎？

——是的。

——一個人走嗎？

——自然啦。

她低下了頭，輕聲的問道：

——你幾時再來呢？

——說不定：再見吧。當我將走出漢堡跑馬場的時候，旋過頭來，看見那個可憐的少女依依不捨地向招手我。在她眼裏有一種憂鬱的表情，像是一頭失了主人歡心的

喪家犬一樣……

啊！這種富於感傷性的女騎士，也是最富於危險性的尤物，因為她們都是善於駕馭男人的女人。

(一一一) 黔首紋身館

在漢堡有一條狹巷。舊名彼得街，現改名爲「樂死得所」*Lohegrasse*的，是私娼蒼聚的地方，兩旁所有的破陋舊屋，差不多家家都暗藏春色，不錯，德國最近也變成了一個禁娼的國家，但是漢堡是一個大海港，各國的水手，在經過長途海行及勞作以後，他們是需要找一個尋快樂的地方。

在這條狹巷裏，私娼們都是倚門賣笑，她們在那裏招呼路人，拉拖路人的衣袖，也有用種種誘惑的手腕，和主顧們斤斤論價的，這裏，活像是一個出賣魚肉的市場。

將走完「樂死得所」陋巷，有一家低陋的小商家，門外掛着一塊招牌，上面寫着這一行德國字：

ZUR TATOWIER-ANSTALT

原來這是一家「紋身館」，凡是經過漢堡各國水手們，都喜歡到這裏來，要求畫

師們在他們身體的隱私部份，繪刺各種紀念男女的私情花紋。

在廚窗裏，陳列有各種花紋的樣本。有些是畫着一顆紅心，上面穿貫一枝箭，有些畫一個印度人的頭顱，或者是一條蛇，一個裸體女人，或一隻帆船的，五光十色，可以說無奇不有。

紋身館的畫師們，他們可以聽從水手們的吩咐，在身體的無論那一部份，刺繪上各種古怪的花紋，他們藏有許多更富於挑撥性的圖形，是不能公開陳列在廚窗中的。

(三三) 大道遙路

在漢堡有一條路叫做Grosse-Freiheit，譯成中文就是「大道遙」，顧名思義，就可以知道這是一條怎樣性質的街道了。

雖則在這裏找不到一家娼館妓院，可是在路的兩旁，開設有許多下流的舞場，其

中最大的一家，叫做BayrischZell的，常常舉行猥褻粗鄙的舞蹈表演。

一個廣大的舞廳，舞客們抱了舞女在五彩紙紮成的花葉底下作翩翩妙舞。男僕女招待，和音權師們都穿巴維爾的鄉下服裝。男人穿青色的花邊短褲，和齊膝的長統毛襪。上身穿一件短的黑外套，胸部間露出綉花的背心，和白色的反領襯衫。頭上戴一頂古怪式樣的羽毛小帽。女人們，身體都很肥胖，穿了廣寬的短裙，白色的襪，和一件沒有袖子的黑色上衣，外加一個白色的披肩。她們都梳結很長的髮辮。

這一羣男女，都是大聲喧嘩，拚命喝着大杯的黑啤酒。一個胖姑娘坐在一個高大的黑人膝上，她張開着嘴吻親黑人腥紅的厚嘴唇。黑人的一雙毛手，正在撫摸胖姑娘一對豐滿的乳房。

(二四) 亞司德湖的乞丐

漢堡確是德國華麗城市之一。她擁有廣闊的街道和許多賞心悅目的公園。城中最

能引人入勝的風景，是由愛爾貝河橫溢出來的兩個湖塘，一個叫夏勝亞司德湖 Aussen Alster，一個叫避冷亞司德湖 Binnen Alster。

在這兩個湖塘中間，架着一座華美的橋樑，湖的四週闢有幽雅的散步小徑，環湖有花園，咖啡店及遊藝館。湖濱有小汽油艇，專備游客泛湖。

湖濱有一家很大的花園飯店，叫做 Fabrihaus 的，布置富麗堂皇，雇有音樂師二十人，每天從下午五時起至半夜止，演奏各種優雅的樂曲。

這裏的座上客，都是漢堡的上流紳士和淑女，門外停了許多漂亮的汽車，同時還有成羣結隊的乞丐和賣火柴的小販。

有人告訴我，這一羣乞丐，大半都是歐戰中的殘廢軍人，失業的工人，及一九二三年破產的小康階級。其中也有不少窮人，從前是做過 Fabrihaus 花園飯店的座上客，他們現在都來哀乞今日座上的紳士淑女們，佈施幾個銅製的分尼。

遊亞司德湖的一般遊客們，看見這一羣乞丐，常常裝出一種傲慢不屑一顧的神情

。但是，誰敢担保在他們中將來沒有人也要伸手乞憐的嗎？

(二五) 勢利的飯店侍者

當我踏進亞司德湖濱 Faltheus 花園飯店的時候，一個穿金邊制服的看門人，很尊敬地攔阻我進去，要我在一個賣票的小窗口先付五十個分尼，因為飯店中開始奏了音樂以後，便要買了門票然後可以入場。

在這家大飯店的廣闊的園地中，已經坐滿了遊侶，我在花園的盡端，很容易尋到一個空座位。這時就來了一個全身穿白色衣褲的侍者，他執禮甚恭地問道：

——溫雅的需要什麼東西呢？(Was wünscht der gnädiche Herr)。

我學習他的口氣回答道：

——溫雅的需要慇懃誠懇的 Herr Ober 預備一杯放冰的朱古律，如其高興，

請加一些乳酪。

那個侍者聽了我的話，表示出異常得神的樣子，他在二分鐘後就走過來了，滿面堆着笑容，送來了一大杯的非常可口的冰凍朱古律乳酪。

我當場付了錢後，另外加給他一個馬克做小帳。這個受寵的侍者，雖則身上穿的是白色便裝，他却並足立正，行了一個兵士向上級軍官的致敬禮。在外國遊歷，祇要你肯化錢，到處可以受到例外的尊敬，及懇懃的招待。侍者們估定客人身分的高下，常常是以小賬的多少做標準的。

(二六) 覬覦

在我的四周，遊客們喧笑之聲不絕。在我的右旁，坐的是一桌家庭式的男女老小。其中有二個很嬌媚的年輕姑娘，正在舔吮手指上沾着的蛋糕酪屑，面孔紅得像春天清鮮的玫瑰。在桌子底下，瞥見她們穿着很短的裙，慷慨地裸出兩雙美麗動人的腿膀。

欣賞這兩姊妹的玉腿的，不止我一個人。在我右面的那隻小桌前，一個年紀很大戴夾鼻眼睛的男人。特地旋轉椅子，爲欲飽覽這兩個小妮子的腿部線條美。

管絃樂隊奏起華格納的「龍恩格林」來了。在上海的時候，我常聽慣這一支名曲，作曲家譜製這首浪漫歌劇的時候，是描寫歇爾德河畔的一段美麗的劇情；在蔚藍的天穹，射出銀絲般的光彩，一個穿銀盔甲的騎士，乘了一隻白烏拉洩的小艇出現了，沿河的人，都給他的正義和厚愛的亮光懾服了視線，不敢一瞻他的聖顏，當樂師們演奏這支名曲時，在亞司德河邊的男女遊客們，都靜聲斂神傾聽這個出神入化的樂曲，兩個年輕姑娘，放下了她們的指頭，把眼光注視在二十個穿白制服的音樂師身上，像是要發現她們理想中的神勇騎士一樣。

那個戴夾鼻眼鏡的老人，他露出滿足的神氣，老是覬覦着這兩個年輕姑娘美麗的玉腿。

(二七) 月夜泛小艇

音樂終止後，掌聲四起，遊客們繼續笑語暢談。一個漂亮的女人和兩個男人一同坐到我的桌前，他們旁若無人地在我面前縱聲笑談，他們的會話，頗引起我的興趣。原來這個女人，要兩個男人自己決定，在他們中誰將陪她晚上到亞司湖上去泛小艇，看上去這兩個男人都看中這個女人，沒有一個肯退讓的。難說他們認識她，還不到一小時的時間哩。

在黃昏時辰，月光底下，泛艇亞司德湖原是極富於詩意的一種遊戲。戀人情侶們雙雙鼓槳，泊艇湖的隱僻處，細訴衷曲，極人間的樂事。

到了半夜，在亞司德湖的樹蔭底下，常可見有空艇繫在樹根，這時候，你們不要以為乘艇的男女伴侶，都已興盡回去了。不，不；他們在這個幽靜的月夜，是不忍違別的。你若是一個耳朵靈活的人，在草叢間，可以隱約聽出，喘息聲浪……

有一個德國詩人，我記不起他的名字了，做過一首歌詠亞司德湖的好詩……那準是一個詩人……因為在漢堡月夜泛遊亞司德湖的人，都沒有做詩的閒情逸興，他們和他們都是實際的享受主義者，

(二八) 說謊的女人

和我同桌的那一個女人，對兩男人說：

——你們應該決定好了，我不能夠和你們兩人在一起。

——咳！爲什麼不願意呢？其中有一個男人放出狡獪的笑容反問女人。

她微笑答道：

——至少不能同坐在一隻小艇裏……

——可以叫一隻大號的遊艇，那不是更舒暢得多嗎？

女人聳了一下肩膀，帶着譏諷的口吻：

——這倒也是一個好主意！……白蘭門Bremen還沒有租出呀！

那個女人就站起來身！

——我讓你們兩人再好細商量一下……等一會我再過來。我希望你們能夠把事情弄妥當了，再會罷。

女人去了，我很高興，因為正可以細聽這兩個男人的有趣味的談判了。不料兩個男人忽然改了口氣，他們說的什麼話弄得我竟然聽不懂了，瑞典話嗎？捷克話嗎？還是俄羅斯話？我不能告訴你們這件故事的結束，因為那頑皮的女人，一去而不復回來了。

音樂又開始了，奏的仍舊是華格納的作品，——「湯霍賽爾」的序曲。音樂開場，是巡禮者的歌聲，後來可以聽見一種淫蕩的跳舞聲音，這是從委納絲山上送來的，一個美貌的女人，好像對湯霍賽爾說：「你需要什麼？儘可以在這裏滿足呀！」但是那個說謊的女人，終於沒有來。兩個男人，垂頭喪氣地走開了。

(二九) 高等的私娼

在避冷亞司德湖的南面，有一條遊人雜沓的綠蔭人行道，那邊有一座咖啡亭。我揀了一個座位，遊目四矚，則見我的右面，有一個女人獨坐在那兒，她向我做着媚眼。

在左面，另有一個女人，她報我以巧笑美盼。在我的面前，人行道中，士女如雲，打扮得像蝴蝶般的女人們，其中也有很美麗的，都集中視線在我這一個東方旅客的身上。

你們不要誤會以為我有什麼可以動人的相貌，其實她們無非激於好奇的心理，在一個德國上流士女行樂的場所，來了一個黃臉黑眼睛的中國人，自然要特別引起她們的注意了。而且，在這座咖啡亭裏的主顧，大半都是闊綽有錢的人，這便更足以引起女人們歆羨的原因了。

這些女人，都是變相的高等私娼，她們白天都做商店職員，打字員，或做私人秘書。她們平日交際來往的都是中產階級中的人物，像聖保黎一帶繁華的地方，她們是從不涉足的。

她們把服務工作的收入，部化在衣裝上，她們每夜在亞司德湖畔獨身徘徊遊覽，極容易博得漢堡中產階級男人的歡心，在漢堡幾家富麗堂皇的大飯店的跳舞場中，也常可看見這些高等私娼的芳蹤。

(三〇) 一種奇妙的統計

在將離開漢堡之前，我打算參觀當地的高尚娛樂地方，就是說，要見識一種沒有娼妓及不良少年足跡的公共遊覽場所，最好能夠在那裏看到德國良家女子的生活，要真正的良家姑娘，和他們真的母親，共同遊息的情景。

我把我的主意告訴了一個漢堡的新聞記者，他回答道：

——要找這樣一個去處嗎？那真是容易得很。難道你以為在我們這個城市中所有的公共場所，都是傷風敗俗的壞地方嗎？你別以為漢堡只是一個荒淫無度的城市，她還有許多的名勝建築，你沒有參觀過工廠，大學，圖書館，大商店，和博物院嗎？……：打開你手裏的那張漢堡地圖來看吧，上面不是劃分着一百五十格方塊嗎？那是爲了便利於檢查而劃開的……：有一百五十個方格，你聽見嗎？現在請你找尋聖保黎區吧。……：找到了沒有？好，正是在這裏。請你算算，聖保黎一共佔着多少方塊。

——一方塊半。

——算得一點不錯。一方塊半，在一百五十方塊中共佔着一方塊半。……：這就是說在漢堡地方一百五十分之一分半，是繁華淫逸的地方。在一百個居民中，只有一個人是喜歡過着遊蕩的生活。

我聽了漢堡新聞記者一篇話後，我便對他說：

——你的統計太奇妙了，但是恐怕並不正確吧？這祇能說是在一百個漢堡的居民中，有一個人是住在聖保黎的，但是誰敢担保在其他九十九個居民中，再沒若干人到聖保黎去過夜生活的嗎？……而且，我是請求你指點我到一種高尚的娛樂場所。去見識上等社會人士的行樂情景，但是你回答我的却是一種數目統計……

——一點不錯，讓我就來告訴你。吃了夜飯以後，你不妨在中央火車站的附近兜一個圈子，在車站後面你可以看見你所要見識的良家姑娘了……

——我知道了，我已經看見過了……那是一方運動場……但是那不是我的目的地……我要你指點我一家大的家庭咖啡館，是一家正經的咖啡館，在那裏可以看見做父親的陪同他的天真純潔的女兒……德國人不是常常喜歡率同一家大小坐咖啡館的嗎？

——你說得有理……那末我們就回到「滑鐵廬」去吧，這是一家高尚的咖啡館，裏面的音樂是很有名的，我們可以過一個很快樂的黃昏。

我們就到「滑鐵盧」去，果然是一家裝飾富麗的大咖啡館，裏面的主顧，望上去都是誠實正經的家屬，

(三二一) 漢堡的天真姑娘

我們便坐在這一家誠實的家屬旁邊，那隻桌子前，坐的有一個大胖子的父親，滿面紅光，正抽着一枝粗雪茄。一個瘦長戴獨目眼鏡的中年婦人，是他的妻，還有二個天真秀麗的姑娘和一個十三四歲的男孩子。父親與兒子喝着啤酒，在母親和女兒前面，放着三杯冰水。

這五個男女大小，都是露出頗感興趣的神情，欣賞兩個穿古怪裝束的荷蘭男人，在表演一種他們鄉土的舞蹈。

接着又來了許多的男人和女人，唱着各種的歌曲，一個穿黑衣服的男人，出來講笑話，笑話中免不了有許多不登大雅之堂的成份，兩個聖處女般的姑娘臉上都裝出聽

不懂的模樣，可是她們聽到出神的地方，也情不自禁跟着衆人拍起手來。

我心裏暗自想道，我的朋友說得有理，在漢堡城裏居然還有高尚娛樂的地方，在這裏有一種天真誠樸的環境，和聖保黎那些荒淫的地區相比起來，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可是當我們正將跨出滑鐵廬咖啡館門限的時候，我又碰着了在亞司德湖畔那樣妖嬈的女人們了。漢堡，終究是一個近代的巴比倫城。

(三三) 柏林的街頭公主

在德京柏林，第一件使外國旅客們注目的，就是城中滿街的娼妓。不分白晝和黑夜，她們穿了透明的奇怪衣裳，多半是紅色的，在人行道上或在十字路口，拉拖路人。

在陶樂登路及佛烈德力路的轉灣角口，下午三時左右，我親眼看見有十多個胖的

和醜的女人，在那裏嬉笑喧嘩，組成了一個娘子軍隊。在巴黎，在白露寒，在倫敦，在馬路上都有同樣拉客的娼妓，但是成羣結隊談笑自若的，我在柏林還是第一次看見。

柏林的街頭公主們，大半都是生得面目醜陋的，常常用蠻大的氣力，拉牽路人的衣袖，或者執住路人的手臂，其勢洶洶，令人望而生畏。

全世界都是陷入災難的景象，柏林的娼妓，自然也不在例外，這許多的可憐女人，她們爲了要生活，貧困逼她們出賣肉體，她們在同業的姊妹中間，還要劇烈地競爭，有許多的柏林女人，到了黑夜，是找不到一個宿身的地方。

一個在亞力山大廣場附近賣淫的娼妓，她每夜至少要接待六個或七個男人，才後可以維持她的生活。

(三四) 逃出了柏林地獄

在柏林，有兩種旅館是專門收容娼妓和她們的主顧的，一種叫 *Stundenhotel*。一種叫 *AbsteigeQuartier*，前者房金以每小時計算，這種旅館租金較高，所以貪便宜的中等主顧，都喜歡到後一種的小旅館去，那裏的房金是以十分鐘計算。這十分鐘的時間——我是指房間和金而言——從五十分尼至一馬克止，合中國大洋五角至一元左右。

娼妓們的收入，是二馬克或三馬克，約合國幣二三元。

有幾家小旅館是開設在地窖下層裏的。房間中的設備非常簡陋，你們切莫看輕這樣的地窟，生意好的時候，每天平均可以接待五十對的野鴛鴦。

在 *Dragonersht* 有座兩層的破舊房子我曾冒險走到那一間會客室——一間廚房——中參觀：看見有五對男女不耐煩地站在那裏等候，房間都宣告客滿了有一個女人，她看見我一個人獨去，便接近我的身邊，輕輕對我說：

——請你在這裏等待我十五分鐘，我就可以有空了。

我搖一搖頭，逃出了這個地獄。

(三五) 柏林的娼妓

在柏林的馬拉街上，有七家專供野鴛鴦作短時幽會的旅館。旅館雖多，但常告客滿，有供不應求的趨勢。在每一層樓，都是臥室，甚至於地窖，庭園，和廚房，都改造為臥室了。其中有一個柏林著名娼妓，叫做馬利亞的，芳齡已經有六十九歲了！

這時候已經是冬天了，在梅蘭街上有一家四季出賣香草冰淇淋的冷飲店。有人告訴我，這家冷飲店的地窖裏，到了冬天，會變成男女私合的場所，難道德國人是喜歡借冷來當作興奮劑的嗎？

有一種最滑稽的現象，德國公布禁娼條例以來，已經三年了。同時強迫娼妓的衛生檢驗所，也早已取消了。不消說得，花柳病的蔓延，日盛一日。在柏林，到醫生那裏去診治，每次需費五馬克，合國幣五元，一般有毒的娼妓，非到最危險的時期，她

們不會去找醫生診治的。因爲一經醫生診治，馬上便要送到醫院裏去。但是她們在沒有進醫院前，正有充分的時間，可以迎接幾百個可憐的貪色的男子呢。

有人說，漢堡是一個自由海港，世界各國水手的薈萃所，所以不受德國法律的管轄和約束。但是在組織嚴密的德國首都裏。對於市民風流病的防備，也免不了有這樣的疏忽，豈不是一種奇怪的現象？

(三六) 巧妙的媚術

某一次黃昏，我到柏林一家從前叫做維多利現在改名孔尼格的咖啡館裏去。這是佛烈德里街上最豪貴的一家，在這裏，我發見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在我旁邊的一隻桌子前，有兩個濃抹脂的少女，她們很悠閒地在那裏喝茶。忽然走進來了一個大塊頭的男人，他在這兩個少女的桌子前坐了下來，這在德國是一件司空見慣的常事，到咖啡館裏來的男女，往往不喜歡一個人去坐空座位，老是要揀已經

有了客人的桌上去坐。

這兩個少女馬上表示緊張起來，不像剛才那樣的沉靜了。其中一個少女，叫侍者過來：

——請你拿一份柏林畫報來。

女人打開了侍者送來的畫報，她找到一張畫着作猜人名地名的字謎的十字叉圖，她嘴裏喃喃自語道：

——吁！一個著名的將軍……啞！盧登道嗎？不對，興登堡吧？或許是的。但是，也不像……恐怕是馬爾克了……是的，我想一定是他了，現在，要看橫的一行了：詩人席婁的誕生地……一句有七個字母的字眼……」

這個女人問她的同伴道：「你知道席婁生在什麼地方嗎？」

——我不知道。

——多麼無趣。她旋轉頭來問那個大塊頭男人：

——博士先生，你或者可以告訴我席婁生在什麼地方嗎？

男人受寵若驚地回答道：

——席婁嗎？讓我想想，他生在……生在，哦！好像是在，不錯，席婁是生在馬巴赫地方的，小姐。

——多謝博士的指教，在這裏真悶得很，沒有什麼消遣，只好弄這種猜字的小玩意。哦！博士先生，你家住在柏林嗎？

女人一面和男人搭訕頭，一面故意提起她的短裙，露出一雙腿膀，在男人面前搖動着。

——不，小姐，我是從漢堡來的。

——啊！你是漢堡人嗎？我極喜歡漢堡人，漢堡的啤酒多麼！可口啊！啤酒……

啤酒……

大塊頭男人站起來向女人鞠了一個躬，他說：

——小姐，恕我有事不能奉陪。

男人不待侍者來招呼，他一個人揚長先去了。不久，又進了一個青年，他坐在剛才那個胖男人的座位上，女人急忙又拿起了柏林畫報，她嘴裏又喃喃自語道：

——詩人席婁的誕生地？噲！可愛的小夫子，你知道席婁生在什麼地方嗎？

——可愛的小姐，他是生在馬巴赫的呀！

兩個人就開始談話了，聲音很低，不知道談的什麼話。五分鐘後，這個青年面有笑容，左右挾了兩個少女，走出孔尼格咖啡館去了。

(三七) 同性愛的怪劇

在柏林的市中心區，有一這很大公園，叫做締愛花園 Tiergarten 的，是癡男怨女們絕好的幽會所，因為這座花園，是常年通宵不關門的。

花園裏有幾條幽徑，像是倫敦的海德公園一般，到了夜上，黑暗無光，伸手不見

五指。每到夏季，所有的長凳都給成雙的男女佔據了。綠茵的草地，都變成了縱情尋歡的地方。

在夜上十一點鐘之後，到締愛公園中散步一下，在公園的長凳上，可以看見各式各樣的形影不離的伴侶們，男女成對的不必說，我還在靠近動物園的一條小路上，發見兩個年輕的男人，勾肩搭背同躺在草地上。走到更遠的一個草地，兩個女人偎抱廝混在一起，在夜色朦朧中，亦分辨不出他們的臉容和服式，但是從輕挑愉快的笑聲中，可以聽出男人或女人的嗓音，……在這個黑夜的公園中，每夜不知要演多少變態的同性戀愛怪劇。

我。聽見路旁凳上有一個中年男人的聲音，他正在招呼一個走經他面前的一個黑影子道：

——Pupchen。我的娃娃，來這裏坐一回。我旋轉頭來一看，那個被稱做「娃娃」的，是一個比我高出半個頭的青年男子。

差不多已經是半夜了，我雇了一部出差汽車，叫車夫開我到柏林最大的一家音樂歌舞館史卡拉去。等到了下了車子，在史卡拉的對面，我發見了一家古怪名字的酒店，牌子上寫着愛兒陶刺陶 Eldorado 字樣，我正在門外觀望，一個穿金邊制服的看門人，脫了制帽向我作一個九十度的鞠躬，他的額角幾乎要碰到地上……我却不過這種盛情的招待，便推門進去。

這一家酒店中，分兩個部份，一間美國式的酒排，和一個舞場，我才進門，便有一個美貌的年輕男子，臉上塗粉抹脂，像是風流小生羅道夫伐倫戴諾一樣，他做出諛諛的媚笑，想必是這裏的酒保頭目，他走近我前問道：

——要一隻台子嗎？

他就領我到屋角裏一隻鋪白布的小台子前，我要了一杯里古爾甜酒，朝四面一望

，有許多奇奇怪怪的女人和男人。在我的鄰桌前，有五六個女人，她們中間有一個戴着單眼鏡的。

她們的聲音非常刺耳，聲調並不自然，頗像是男的嗓子……可是她們的姿態却很溫雅，她們都有豐滿的胸房，美麗的腿膀……她們做着婉轉的媚態，不時打開手盒子來撲粉。

但是，我似乎看見她們富滿的胸膛有時會變換部位，真是一件怪事。至於男人們呢，却恰得其反……他們身材都很矮小纖巧玲瓏，光滑的頰巴，溫柔的皮膚，和吹笛般的尖銳聲音。這些男人們，都有女人的腔調……

在牆壁上掛着幾塊奇怪的牌子，上面寫的都是想入非非的句子，譬如有一塊寫着道：

『君如有幸運凡戴眼鏡之女賓可作君之玩偶。』

我真不知道這些字句作什麼解釋……再看到第二塊牌子，更是費人思索了。

『冬天不必怕冷可以搓手取暖。』

我正想打破這個葫蘆，那一個戴獨眼鏡的女人，她也不向我徵求同意，就過來坐到我的身邊來了。

「我的親人兒，你一個人不嫌冷靜嗎？」聲音很濁重。

我不喜歡和戴眼鏡的女人接近，所以乾脆地回答她道：

——不，多謝你。

——你不肯請我喝一杯酒嗎？

——不。

——你未免太無情了！她忽然發出男人的聲音，使我嚇了一大跳。

啊！這個假獻慇懃的女子，原來是一個男人裝成的妖精。

（三九） 陽陰顛倒的男倡女妓

愛兒陶刺陶酒店中的一切，的確耐人尋味，那個戴獨眼鏡的女人走開了以後，我仍舊一個人坐在那裏靜觀店中男女們的醉樂情景。

管絃樂隊開始演奏探戈舞曲，一個美貌的西班牙舞女，披着濃密的黑頭髮，像一隻飛鳥般輕盈地跳到舞場中，表演舞藝，一舞既罷，大家鼓掌讚好。

她向觀眾鞠躬致謝……一霎眼間，她很迅速地把假頭髮除下了……這個西班牙女人原是一個男人！

待我來揭破這酒店中的神秘罷：這裏的女人，都是男人扮的；而男人呢，是女人扮的……

爲什麼柏林人有這種陰陽顛倒的變能嗜好呢？我真有點莫名其妙，我再剛才那個戴獨隻眼鏡的男人，他正依偎在一個光頭中年男人的懷抱中，那個中年男人是否知道個中的祕密呢？想到這裏，我幾乎要嘔吐了。但是，數分鐘後，他們倆手挽手地走出去了。他們到那裏去呢？

我再仔細觀察那些做男子打扮的女人們。有一個正摟抱着一個女人跳舞。若使那個女人是一個男人，那是沒有什麼希罕……但是若使那個女人也是一個女人呢？老天！這未免太複雜得使人難于辨別了。

忽然酒堂裏跑進了一隻狗，又不禁引起我胡思亂想的好奇心來了。從外面看上去，這明明是一隻雄狗，說不定或者這還是一隻雌狗呢？

這些穿着奇異服飾雌雄莫辨的人妖，都是暗操淫業的男娼和女妓。他們都知道非利用這種變態畸形的手腕，不足以滿足柏林人士的性慾要求。他們正是世界上最可憐的可憐蟲呀。

(四十) 柏林女人俱樂部

我在柏林經人介紹認識一位小姐，他是德國一家大戲館經理的書記，她對我說：
——在你回到中國以後，如其寫起柏林來，不要忘記寫一筆關於 *Mali und Igel*

的記載。

——什麼叫做 *Mali und Igel*？這是一個什麼地方？

這是一個柏林上等社會女人的俱樂部，就在你參觀過的愛兒陶拉陶酒店附近。

——一家賭場嗎？

——不是的，是一家佈置很富麗的俱樂部，平日是不公開的，其中有女博士，女藝術家，著名的舞女，電影明星，和交際之花……

——那麼所有的都是女人了。

——自然啦，都是上等人家出身的女人……男人除非是有特別的許可，否則不容易進去的。

——在這個俱樂部中做些什麼消遣呢？

——在裏面可以飲茶，可以跳舞……只有女人同女人……可以交際，也只限於女人和女人的中間，還可以聯絡純潔的感情……

——你也是這個俱樂部的會員嗎？

——不是的，但是我曾經去參觀過一次。因為我是一個富於好奇心理的。若使我有機會，我一定會做成一個出色的新聞女記者。爲了要知道這一個不公開的俱樂部中的一切情形，我曾經跟了一個有名的電影女明星一同去的，恕我不能宣布她的名字，恐怕一經人家宣傳出去，對於她的名譽會有影響。

——那末，你對於這個俱樂部有什麼印象？

——並沒有什麼特別可以驚奇的東西……我的同伴把我介紹以後，俱樂部中的女會員們都表示歡迎的樣子。其中有一個某著名實業家的夫人，她對我特別表示好感，她要求和我跳了一次舞，他和我說了許多溫柔的說話；當我將回家的時候，承她好意用汽車送我回去。臨別的時候，她還露出依依不捨的神情，我有生以來還是第一次碰着這樣多情的一個女朋友呢。

我對這位小姐道：「如有機會，我很想也去參觀一次」。

她搖搖頭說：「我不是早對你說過嗎？這是一個不公開的女人俱樂部，男人是極難進去的，除非是得到特別的許可」。

——請你給我設法尋得一個特別許可吧。你既已經去過一次的，難道不能給我做個介紹人嗎？

——我自己是沒有資格做介紹人，請你原諒我，因為我已經發誓過，不願再踏進到這樣的一個地方去。

這幾句話，更引起了我的好奇的心理。我問道：「那末，假使我裝扮了一個女人，不是可以進去嗎？」

這位女書記不禁大笑起來，她說：「即使你會化裝，她間也會一望而知你是一個東方人，決不肯給你混進去。我倒有一個主意：俱樂部中有一位很著名的女會員，她叫做莉莉奇亞高米尼，她在幾個星期以前到巴黎去了。你可以冒充是她的朋友，代表她到俱樂部去候候她的許多好朋友，她們或者會信以為真的。」

——但是萬一莉莉奇亞高米尼已經回到柏林了，或者她也在俱樂部中，那不是要鬧出笑話來嗎？

——你可以放心，一點沒有危險。因為今天早上我才收到她寄來的一張明信片呢？你怕什麼呢，不妨冒險一次，至多給她們趕出門外，此外又沒有什麼別的危險。

我在會見某戲院經理女書記的當夜十點鐘，我就到她給我指點的那一個女人俱樂部去。她告訴我俱樂部中的會長，是Y夫人。

從外部看上去，這是一家上等的女用化粧品大商店，不過在玻璃窗上掛着很厚的布幔。門口停有十多輛華美的汽車。那時正有兩個年輕的女人推門進去。

門上並沒有電鈴的設備，我也照樣推門進去，揭開一重門幔，就踏進了一間大廳裏，裏面大約有三四十個女人，她們都用着驚奇的眼光，投注在我一個人的身上。有一個年紀較大的婦人，她走到我的面前：

——你走到了一個私人的俱樂部都來了，先生，大約你走錯路了，你知道嗎？

——不，我沒有弄錯，我是來看Y夫人的……

——就是我，先生，你有什麼事？

——我是從莉莉奇亞高米尼小姐那邊來的……

——這個女人裝出不相信的神情，她說：

——莉莉小姐如今不在柏林。

——不差，我是才從法國來，我們在巴黎相識的。她知道我要到柏林，所以託我到這裏來向Y夫人代致問候……太太，我所以今夜特來訪候。

Y夫人的臉上改變了一些表情，她伸手向我道：

——先生既然是來報告莉莉小姐的消息，我們自當竭誠歡迎，不過這裏的章程男賓們是不能進來的，剛才冒昧得很，要請你格外原諒……但是莉莉爲什麼不先寫一封信來通知我們呢？她或者有信託先生帶來的吧？

——她曾經答應寫信的，太太，後來她或許忘記了。

——先生，請你進來坐坐罷。請你告訴我們關於我們好友莉莉的近狀。啊！她是多麼玲瓏，活潑，可愛，是我們大家所親愛的一位好寶貝……先生，你是中國人嗎？

——正是，太太。

——北京人嗎？

——不，我是上海人。

——啊！我是歡喜和中國人做朋友，上海不是一個很繁華的城市嗎？……你從巴黎來嗎？……哈哈！巴黎的女人頂有趣，……莉莉在那裏做什麼呢？她很快樂嗎？她的生活好不好？

我這個時候覺得很窘急，那個女書記並沒有把關於莉莉小姐的詳細情形告訴我，叫我怎樣回答呢？我担心恐怕要露出馬腳來，就支吾以答。

——我在萬花樓中遇見莉莉小姐的。

——那是一個俱樂部嗎？

——不是的，太太，萬花樓是巴黎一家有名的中國菜館。你的女友常到那裏吃夜餐。有一個黃昏，她恰巧和我同桌，我們就開始交談。莉莉小姐，她的確生得非常可愛……

——她真是動人憐愛呀！動人憐愛呀！

Y夫人的眼睛突然露出興奮的亮光，她長嘆一口氣，對我說：

「自從她走了以後，我很寂寞。先生，你若使回到了巴黎，請你叫她早日到柏林來，沒有她，我是多麼難受，先生。我和她，我們倆是有過很親密的關係。」

Y夫人很坦白地承認她和莉莉小姐有過親密的關係，我不知道在兩個女人中間可有怎樣的關係。正在胡思亂想的時候，Y夫人又做出非常關心的神情問我道：

「莉莉的面色很好看吧，她過得慣巴黎的生活嗎？」

——她的身體很康健，太太。

我開始有些不耐煩起來，很想改換我們談話的範圍。不待她接下去問着莉莉的事

情，我反問道：

——這裏是一個跳舞場嗎？

Y夫人露出一種詫異的表情：「難道莉莉沒有把這裏的情形告訴給你聽嗎？」

——她只對我說，這裏是柏林上等女人所組織的一個不公開的俱樂部。

——她說得有理……我們發起這個俱樂部原來只是供給女人們作交際的一個場所……男人們都有他們的俱樂部，爲什麼我們也不可以有一個呢？先生，你要喝一杯酒嗎？

——好的，太太，多謝你的盛情。

她拍手一下，一個女侍者過來伺候，我乘Y夫人吩咐的時候，向四面一望，果然看見都是女人，只有我一個是男人。她們中有不少年輕美貌的，但是大半都已過了四十歲的年齡，她們都穿古性的衣裳，頭髮截短，像個男童一般，眉氏剃過，而又重加畫塗。她們都是兩個人偎坐在一起，一面喝酒，一面抽煙。有幾對竟然互相摟抱着腰

肢，睇視作微笑，也有手兒挽着手兒的，有說有笑，親密得活像是情人一般。

女侍者送上一杯濃郁的本篤酒來，Y夫人打開了一只留聲機，許多女人都起來跳着毫無生氣的狐步舞。

我心裏暗想，長坐在這個地方，也不會有什麼新的發現，因為這裏只是女人們交際的地方，她們在這裏找到了對手之後，是會攜手到外面去暢遊的。而且有了我一個男人在旁，或許她們要感到許多的不方便。Y夫人雖則表示很慇懃地招待我，但是她並不給我和各女會員作介紹，我感到索然無味，立起來告辭，她並不留住我，伸手給我說道：

——我很榮幸得到你的光臨，若使你馬上回巴黎去，不要忘記我向莉莉致意，說我很牽記她，我們都希望她早日回到柏林來……

——我一定遵守照辦，再會，太太。

當我走出門口的時候，幾乎和一個女人撞個滿懷，我急忙退讓在一邊，這個女人

露出驚駭的目光，朝我打量一下，因為她看見從柏林女人俱樂部裏怎會走出一個黑頭髮黑眼睛的東方男人來呢？若使這個女人就是莉莉小姐，她才從巴黎回來，那豈不是一件很滑稽的事情嗎？

——西遊記完——